

# A Study on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Register Grammar Perspective

Fuyin Zhang

School of Language Science and Resour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gister Atomic Theory in Register Grammar,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classifies and describe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semantic evolut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s "N1+V1+N2+V2",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rule in phonemic atoms, causative verbs in spoken language are mostly monosyllabic, while causative verbs in written language are mainly disyllabic. According to the tree distance rule in syntactic atoms, the atomic encoding is applied for "ba" sentence. In terms of semantics,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and modern rule and the high-frequency rule in time atoms, "shi" and "ling" are mostly used in formal and classic context, while "rang" and "jiao" are commonly seen in informal and vulgarity context.

## Keywords

Register Grammar;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Syntactic Structure; Semantic Evolution

## 语体语法学视角下分析型致使结构的研究

张甫吟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 中国·北京 100083

## 摘要

本文基于语体语法学中体原子理论,以分析型致使结构为研究对象,分类描写句法结构和语义演变。本文发现分析型致使结构主要为"N1+V1+N2+V2",口语和书面语差异较大。根据音体原子中的单双音节对应律,口语中的致使动词多为单音节,而书面语中的致使动词则体现为双音节。根据句体原子中的树距律,编码“把”字句的体原子属性。在语义方面,根据时体原子中的古今律和高频致俗律,“使”、“令”多用于正式语体具有庄严性,“让”、“叫”则常见于非正式语体具有俗常性。

## 关键词

语体语法学; 分析型致使结构; 句法结构; 语义演变

## 1 引言

致使结构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分析型致使结构是指通过特定的词或句式表达致使意义。金立鑫、陆丙甫(2015)提出致使结构分为三大类,即分析型、形态型、词汇型。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透明度最高,谓语部分包含两个动词,每个动词陈述一个子事件,代表两个事件的动词的分离明显<sup>[4]</sup>。

分析型致使结构的构式为“N1+V1+N2+V2”,其中V1由“使”、“让”、“叫”、“令”等致使动词构成,表达致使义、使令义等。张美兰(2006)将使役动词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原型使役动词,即动词本身含“致使”义,如“使”、“令”、“遣”。第二类为非原型使役动词,即动词本身不含“致使”义,如“叫”、“教”、“让”、“放”等<sup>[10]</sup>。

【作者简介】张甫吟,女,博士,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以往学界关于致使动词已有较多的研究,但是从语体语法视角进行探索仍有空白,本文则以语体语法视角下的体原子理论为出发点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语料分析方法(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区分口语语料和书面语语料,通过分析语料库中口语和书面语的现象,分类描写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体属性。在体原子理论下,根据分析型致使动词的特征,进行体原子编码,从而探究在不同语体中的句法结构和语义。

## 2 语体语法与体原子理论

冯胜利(2011)指出语体的定义,即语体是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本质的属性,即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手段和机制。语体语法的定义为凡具语距功能的语法形式或规则。语体语法的核心概念是“语距”,即用语言调节交际的距离<sup>[1][2]</sup>。

冯胜利、刘丽媛(2020)依据“形式-功能对生律”

的基本原理,提出了18条语距定律,即体原子,并分为三类:音体原子、句体原子,时体原子。冯胜利等(2021)认为单双词是语距定律下体原子在语言各个部门的作用和表现,并提出共21个体原子涵盖四大类:音体原子、句体原子,时体原子、意体原子。其中,音体原子包括单双音节对应律;句体原子包括树距律;时体原子包括古今律、高频致俗律等<sup>[1][2][3]</sup>。

### 3 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结构

分析型致使结构为“N1+V1+N2+V2”,其中V1由致使动词充当,表达致使义、使令义等,致使结构表示“使因事件与结果事件”的因果关系。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体存在分化,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差异较大。

#### 3.1 单双音节对应律

##### 3.1.1 单音节致使动词

根据音体原子中的单双音节对应律,单音节具口语性,双音节均具正式性。

- (1) a. 你让他进来吧。  
b. 让他进来吧。  
c. 叫进来吧。
- (2) a. 这事儿使他很生气吧。  
b. 你让他试试吧。  
c. 你叫她尝尝吧。

沈家煊(2001)区分了两种主语,“句子主语”和“言者主语”,其中后者的主观性较强。在例(1b)中分析型致使结构允许省略施事主语N1。根据使用场合,祈使句的主语是听话人(即祈使对象),在祈使句中通常省略。祈使对象中不涵盖说话者,则句子主语N1“你”缺省。在例(1c)中施事主语N1和役事宾语N2均省略,根据语境,说话人和听话人已知“叫”的对象,祈使对象范围涵盖了说话人,言者主语缺省,则主观性更强,[-正式]度更高<sup>[6]</sup>。

口语中,典型的致使动词V2包括“使、让、叫”,多以单音节词为主,并且多为及物性动词。单音节的致使动词使用频率较高,则编码为[-正式]。

##### 3.1.2 双音节致使动词

相较于单音节致使动词而言,双音节致使动词则在书面语中使用更加得体。冯胜利(2018)认为语体是两个二元对立的范畴,即正式与非正式,庄典与俗常为机制所组成的语用系统。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是两种不同的语法,书面语的语法是以韵律语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文章的内容越庄重,韵律词的要求越突出。

(3) a. 那时我说什么好呢,笑固不佳,而不笑也困难。显然我的笑使得我感到困惑。(茅盾《腐蚀》)

b. 这是亲眼目睹了漩涡黑洞之后的市长李高成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坚决的抉择。(张平《抉择》)

c. 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

(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d. 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在例(3)中“使”与“使得”、“促使”;“致”与“致使”、“导致”构成了对应词,双音节致使动词为韵律词。本文对BCC语料库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进行了梳理,以四个双音节致使动词为例,分类统计了口语、书面语中出现的用例数,分布如下。

表1 致使动词单双对应词口语、书面语中的用例

双音节致使动词	书面语		
	口语 对话	文学	报刊
使得	298	4231	39763
促使	160	1141	31190
致使	32	396	18887
导致	6504	1696	54731

双音节致使动词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最高,尤其是在报刊一类的文体中最为常见。书面语较为正式和庄重,双音节词的用法拉开了与口语的距离,在书面语中使用更为得体,因此出现频率较高,则编码为[+正式]。

鉴于此,口语中致使动词多为单音节词(如“使”、“让”、“叫”),体现的语距较近,则编码为[-正式],即口语较为轻快、通俗。书面语中致使动词以双音节词(如“致使”、“促使”)较为常见,符合韵律规律,体现的语距较远,则编码为[+正式],书面语较为庄重、文雅。

#### 3.2 树距律

根据句体原子中的树距律,最大投射中句法移位越高越正式。“把”字句是常见的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式。例(4a-c)将使令句转换为把字句,通过句式转换和重新分析,从而凸显“把字句”的处置义。

- (4) a. 你让他办这事儿。  
b. 你让他把这事儿办了。  
c. 你让他把这事儿办利索了。

例(4a)的句法结构如下:

[<sub>TP</sub> [你<sub>i</sub>] [<sub>T'</sub> <sub>T</sub>] [<sub>CausP</sub> [<sub>t<sub>i</sub></sub>] [<sub>Caus'</sub> <sub>Caus</sub> [让]] [<sub>BecP</sub> [他<sub>j</sub>] [<sub>Bec'</sub> <sub>Bec</sub>] [<sub>VP</sub> [<sub>Pro</sub><sub>2</sub>] [<sub>v'</sub> <sub>v</sub> [办]] [<sub>NP</sub> [这事儿]]]]]]]]

Chomsky(1981)引进零形式的论元PRO,PRO具有[+指代性]和[+照应性]特征。在例(4a)中,根据控制理论,PRO位于VP的指示语位置,得到成分统制它的DP控制,即“他”控制PRO<sup>[12]</sup>。所以零形式的论元获得了正确的解读,PRO和先行成分同指,语义指向为“他”。

在例(4a)中,仅出现了致使动词“让”为致使范畴(Caus)的语音实现,受事“这事儿”位于宾语位置,没有移位现象,则编码为[-正式]属性。

例(4c)的句法结构如下:

[DoP [ 你 ] [Do' Do [ 让 ] [TP [ 他 ] [T' t [ ] [CausP [t<sub>1</sub>] [Caus' Caus [ 把 ] [BecP [ 这事儿 ] [Bec' Bec [ ] [VP [Pro<sub>1</sub>] [V' v [ 办 ] [AP [ 利索了 ]]]]]]]]]]]]]

熊仲儒(2013)认为扩展动词的功能范畴是“轻动词”，主要有达成范畴(Bec)、致使范畴(Caus)、活动范畴(Do)、状态范畴(Be)。熊仲儒、邵士洋(2021)认为达成范畴(Bec)表示达成的状态，致使范畴(Caus)表示状态的起因。Bec可以单独使用，但Caus必须与Bec组合使用<sup>[8][9]</sup>。

在例(4c)中，“把”是致使范畴(Caus)的语音实现，表示“致使义”，与达成范畴(Bec)共现，表达“使成义”。“把”字句中的致使范畴(Caus)选择外部论元“他”作为致事，致事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或产生的原因，而达成范畴(Bec)则选择内部论元“这事儿”作为役事。“让”是活动范畴(Do)的语音实现，引进外部论元“你”作为主事。把字句将宾语“这事儿”移位至动词前，即向上移位至[Spec, BecP]位置，因移位越高越正式，则编码为[+正式]属性。

## 4 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演变

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语法化的机制，致使动词的语义发生了变化，“使、令”从本义逐渐演变出了引申义，并且存在语义的虚化。朱德熙(1982)认为“叫”、“让”表示使令、听任、容许的意思，宾语是动作的施事，句子的主语是主事者，“叫”、“让”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吴竞存、梁伯枢(1992)认为某些带有明显词汇意义的词进入句法构式“N1+V1+N2+V2”之后，句式赋予了它们致使义，即构式赋义，这种固化的致使义会形成新的致使词<sup>[7][11]</sup>。

### 4.1 古今律

根据体原子中的古今律，古语今用更具庄典性。冯胜利(2018)认为正式体与非正式体的效应产生于共时的距离感，而庄典体与俗常体的效应来源于历时的距离感。正式与非正式是通过当代语言表达出来的，而庄典和俗常则是通过古代词句的使用来实现的。

#### 4.1.1 使

“使”的本义为“派遣”的含义。在古汉语中，“使”是派遣使者去做某事的意思，是一种指令性动作。

(1)秦王使使者告赵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随着语言的发展，“使”逐渐引申出“致使”的意思，强调一种因果关系。由使令句中动作动词“派遣”，虚化使役句中表示因为某种条件或因素而导致某种结果，是一种较为抽象的因果关系表达。

#### 4.1.2 令

在古汉语中，“令”的本义是“命令”的含义，在早期的书面语中较为常见。

(2)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前。(《太平御览》)  
在现在汉语中，引申为使令义，使役的用法较为常见。

(3)这种周期性的确是精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吾国吾民》)

“令”由动作动词“命令”，使令关系隐含在动词中，逐渐虚化为构词的语素，“令人”的结构词汇化程度较高，已经固化为一个词，引申为使令义，在使役句中表示高度抽象的致使关系。

## 4.2 高频致俗率

根据体原子中的高频致俗律，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越高则非正式。依据牛顺心(2014)对四个常用的致使词在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研究，选择口语性较强的语料，分布结果如下<sup>[5]</sup>。

表2 致使词的使用情况

	使令	致使
令	2	251
使	0	1994
让	1356	665
叫	898	458

在口语中，表达使令义时，“让”、“叫”的使用频率较高，其中“让”的使用频率最高，且远高于致使义。常见的原因与“让”的多义有关，“让”的最初含义主要是“责备、责怪”，逐渐演变出了“使、令”的意思。“让”还常常用来表示被动，相当于“被”。

“叫”也较为常见，本义是“呼喊”、“呼叫”，表示通过发出声音来引起他人注意或传达信息。逐渐从“呼喊”义引申出称呼、称作的意思，引申出致使、命令或允许的意思。

综上，“使”、“令”为古语今用，保留了古汉语中的单音的特点，编码为[+正式][+庄典]的属性。“让”、“叫”的使用频率较高，且语义丰富，具有高频致俗的特点，则编码为[-正式][-庄典]的属性。

表3 致使动词的语体编码、句法结构、语义演变

致使动词	语体编码	句法结构	语义演变
使	[+正式][+庄典]	N1+使 +N2+V2	派遣->致使
令	[+正式][+庄典]	N1+令 +N2+V2	命令->使令
让	[-正式][-庄典]	N1+让 +N2+V2	责备->使令->被动
叫	[-正式][-庄典]	N1+叫 +N2+V2	呼叫->称作->使令

## 5 结语

本文从语体语法学的体原子视角，通过对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言现象的考察，探讨句法结构、语义演变方面的特点，从音体原子、句体原子、时体原子三方面进行体原子编码。本文发现分析型致使结构主要为“N1+V1+N2+V2”的构式，口语中致使动词多为单音节词，编码为[-正式]属性，

即口语体较为轻快、通俗。书面语中致使动词则以双音节词较为常见，常出现把字句，编码为 [+正式] 属性，书面语较为庄重、文雅。在语义方面，“使”、“令”为古语今用，保留了古汉语中的单音的特点，编码为 [+正式][+ 庄典] 的属性。“让”、“叫”的使用频率较高，则编码为 [-正式][-庄典] 的属性。语体语法学为分析型致使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 参考文献

- [1] 冯胜利.语体语法及其文学功能[J].当代修辞学, 2011(04): 1-13.
- [2] 冯胜利.汉语语体语法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8.
- [3] 冯胜利、刘丽媛.语体语法的生物原理与生成机制[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2020(02): 76-103+281-282.
- [4] 金立鑫、陆丙甫.语言类型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5] 牛顺心.汉语中致使范畴的结构类型研究——兼汉藏语中致使结构的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 [6]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04): 268-275.
- [7] 吴竞存、梁伯枢.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M].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2.
- [8] 熊仲儒.当代语法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9] 熊仲儒、邵士洋.轻动词的类型与涉用范畴的归属[J].语言研究集刊, 2021(27): 230-250.
- [10] 张美兰.近代汉语使役动词及其相关的句法、语义结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2): 96-105.
- [11]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12]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1.